



施耐庵与《水浒传》

浦玉生

东西方文化中都有一个“说不尽”的文化现象：英国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有说不尽的施耐庵。《水浒传》已家喻户晓，振聋发聩；作者施耐庵却记载甚少，鲜为人知，何耶？主要是因为施耐庵写了一部鼓动造反的书，又是明清两代官方焚毁的小说，以致施耐庵生前曾坐牢狱，死后其后裔“讳不肯道”。及至 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水浒传〉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认为施耐庵是乌有先生，或怀疑是伪托。直到民国以来，思想解禁，才有了施耐庵文献资料的新发现，特别是 1952 年文化部的施耐庵身世调查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江苏大丰、兴化等地陆续发现了施耐庵（彦端）的文物史料，以及大量的口耳相传家史性质的民间传说，施耐庵的三处文物史迹被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施耐庵与《水浒》传说”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耐庵这才逐渐浮出水面。



施耐庵与《水浒传》

让我们以“三重证据法”（纸上材料、地下文物、民间





口碑)将若干历史碎片拼贴、复原出一件“元青花”。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小说家,泰州海陵县白驹场街市(今江苏大丰市白驹镇)人,名彦端,又名肇瑞,字子安,号耐庵。父亲施元德(字长卿),母亲卞淑贞,与苏州枫桥迁盐城东溟(今便仓)卞氏为同一支。妻季氏、申氏,生子让,字以谦。据《施让墓志铭》记载:“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相传为舟人之子,13岁入浒墅关私塾读书,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为元至顺辛未赐进士出身,曾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荐,任山东郓城县训导,得以遍搜梁山英雄轶事。后官钱塘二载,因不合当道权贵辞官。1353年泰州白驹场张士诚起义反元,次年在高邮建国号曰周,1356年在苏州定都称吴王,施耐庵与表弟卞元亨一起入士诚幕,为张士诚盐民起义谋划,张因之势炽。不久张士诚囿于时事,诈降元朝;贪于逸乐,偏安一隅。施与好友鲁渊、刘亮等辞去,施作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刘亮。张兵败前,施即流寓常熟河阳山(今张家港市凤凰山)、江阴祝塘大宅里徐麒家等,为塾师,旋迁兴化与顾逖有赠答诗,还白驹场,隐居不出,“感时政陵夷”,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遗怀,“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核对,以正亥鱼。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为避朱元璋之征,蛰居淮安市淮安区大香渠6号,病歿于此,就地蒿葬。数十年后,其孙文昱(字述元)“家道炽盛逾旧”,始迁祖遗骨葬于白驹场西落湖(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淮安王道生撰写





《施耐庵墓志》，至今施氏子孙在苏北串场河两岸兴化、大丰等地繁衍至 24 代。据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记载，“(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与早先传世的明清笔记记载“钱塘施耐庵”“元人武林施某”所述的时间、地望相吻合。《兴化县续志》载有施耐庵墓、小传、墓志等，为 1952 年、1982 年参与施耐庵文物调查的大多数专家认可。

二

元末明初之际，中国文坛上一部辉煌的小说巨著横空出世，从此在人类文学艺术的灿烂天宇高悬了一颗光耀千秋的星斗——它最初叫《江湖豪客传》，后来通称《水浒传》。《水浒传》是中世纪的文化结晶，也是农耕社会中华智慧的百科全书。《水浒传》从皇帝到乞丐，从朝廷的文武大臣到小偷闲汉，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到社会习俗、风土人情，从小说戏曲、诗词歌赋到琴棋书画、文物古董，从人间尘世、凡夫俗子到神仙圣境、仙子僧道，从龙凤蛇蝎、草木虫鱼到妓院赌场、吃喝玩乐，三教九流，四面八方，无所不写，无奇不有。在世界文学史上，除了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等极少数几部文学著作在规模上能与之相比外，其他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还没有出现。尤其是从内容方面看，《水浒传》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热烈赞扬被压迫阶级英雄人物的反抗斗争，更是世界文学史上所少见的。《水浒传》早已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是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旗帜。





施耐庵在口头文学、宋元民间艺人话本、元人戏曲的基础上，荟萃取舍，缀合创作，撰为巨帙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水浒传》，它借宋江起义为名，述张士诚起义之实。根据诸多专家教授对《水浒传》版本的演变史研究，可以知道：一是70回本，并后50回《古本水浒传》，是“英雄《水浒传》”；二是《水浒传》100回本的规模，即梁山英雄大聚义之后，有着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最后以宋江、李逵被毒酒毒死，吴用、花荣双双吊死于宋江墓前的悲凄情节作为全书结局，是“投降《水浒传》”；三是，《水浒全传》120回本，在百回本的基础上，由罗贯中插增了征田虎、王庆的内容20回。

《水浒传》塑造了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阮氏三雄等一系列属于人民的英雄。他们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为了正义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心灵很美的人，尽管在今天看来某些具体行为上也有缺点和过失，但他们的主导面永远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勇往直前、气势磅礴、视死如归的英雄性格，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形象化身。施耐庵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把一般社会成见中的“强盗”写成英雄，指出人类真正的正义良心的代表、楷模，是他们而不是帝王将相，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创举与贡献。

《水浒传》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让它高高地飘扬在梁山顶上。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如果说儒家的





《礼记·大同篇》是第一篇设计乌托邦社会的文献,《水浒传》则是第二篇。所不同的是,施耐庵不是用理论形式,而是用艺术形象来加以表现。梁山一百零八人不分贵贱,人格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是团结战斗,有秩序的集体;梁山泊武装集团所实行的平均主义,便是施耐庵的理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诚然,一切乌托邦最后必然失败,但乌托邦终究是人类进步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阶梯。

《水浒传》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一个个活着的“人”。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元末明初的江淮之间有水浒本事,梁山地区并没有宛子城、金沙滩、鸭嘴滩等水浒地名,而施耐庵故里却有芦苇荡、蓼儿洼、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在这里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神行太保等都能找到文学原型,是施耐庵深深扎根在里下河地区的泥土里,以胸中丘壑、笔底烟云供养了文学的参天大树。《水浒传》为我国明清小说开辟了一条健康宽阔的道路,后来的言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英雄小说《说岳全传》、《杨家将》,均可看出《水浒传》对其的影响。《水浒传》与《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在明末清初被称为“四大奇书”;在现当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被称为“四大名著”。这两种称号都反映了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对清朝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四大名著的影响力已经





超过儒家学说。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关于《水浒传》，他甚至认为谁不看完《水浒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自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四大名著分别揭示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三

《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走出围城，走向东西方各邦，用东西方语言来展示自己的英雄特质，展示古老的中华文明。杰克逊说得好：“《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历史。”世界各国文字翻译《水浒传》，以日文为最早，而在西方文学中，则以法文为最早。随后东方的朝鲜、越南、泰国相继出现了各自的译述，西方的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前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也陆续出现了各自的译章，此中有片断，也有全本，各以其语言容量，尽可能地将它翻译得至善至美。位于亚洲东部的日本是很早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岛国，灵元天皇的灵宝年间(1673—1681年)，上段为《水浒传》，下段为《三国





演义》的合刊本《二刻英雄谱》便传到了日本。100年前日本北村三郎在《世界百杰传》中,于中国仅取孔丘和施耐庵二人为传。孔子是高雅文化的代表,施耐庵是通俗文学的权威。翻译《水浒传》名为《梁山泊的强盗》一书的德国专家库恩说:“《金瓶梅》《红楼梦》主要讲屋子里家庭内的生活,《水浒传》却不同了,它是讲屋外的、大地上的事情。从《水浒传》可以看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是民间的诗篇。《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像是母与女的关系。没有必要对《水浒传》的价值多费唇舌,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谁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法国大百科全书》阐释《水浒传》的条文为:“《水浒传》与西方骑士小说互相呼应,《水浒传》对各种人物的英勇或懦弱的描写都是对龌龊的社会所进行的愤怒的批判。《水浒传》中许多故事又与阿拉伯故事相媲美,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胆机智,经常拿豪门富家子弟取笑开心。《水浒传》堪称传奇作品的伟大典型。”这种代表西方学术界对《水浒传》所作的高度评价,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总体评价是完全一致的。《水浒传》确实是世界文苑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传奇作品的伟大典型”,它受到全球人士的普遍褒扬是理所当然的事。

《水浒传》不仅哺育了明清两代的作家,而且也熏陶





了现代、当代作家。冰心说，她是在《水浒传》《聊斋志异》这些作品的诱惑下开始写小说的。瞿秋白说，“中国的《水浒传》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希望作家们努力“去做施耐庵”。周而复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鲁迅、茅盾、老舍、周立波、艾芜，等等，都曾从不同角度评述了《水浒传》的伟大成就，谈到过《水浒传》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水浒传》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最好典范。

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有许多传世之作，它们流传后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作品因其固有的文化价值，在后世仍然有人研读，但社会影响力比当初减弱了；另一种是作品除自身价值不朽外，还在世世代代的流传中始终保持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后者比起前者更难能可贵，《水浒传》就属于后一种作品。

谁在世上作出了贡献，谁就受到人民的拥戴。施耐庵写就了个性化、典型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第一座高峰和里程碑，其卷帙之浩长，内容之丰富，结构之庞大，形象之生动，思想之宏博，立意之深沉，描绘之逼真，构思之巧妙，情节之新奇，故事之曲折，语言之精辟，读者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施耐庵创造的乌托邦的理想王国的艺术典型是永恒的。在梁山泊里，不管你来自东南西北，长着怎样相貌，操着哪种语言，不管你“曾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





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具有普世价值。

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不但是中国文学的，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一大奇书；施耐庵——横空出世的文学巨匠，他不但是中国文学的，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一大奇人；他是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的鼻祖。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施耐庵与《水浒传》



浦玉生，1957出生，江苏盐城人，学者、作家，现任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水浒争鸣》主编。曾任中共盐城市委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市委督查室主任。

1979年起在海内外20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60余部，创作和研究重点为：元明清文学、区域经济学、新四军文化、纪实文学。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心花》、长篇历史小说《吴王张士诚》、学术专著《水浒寻根》《创新·经理·商战》《企业家阶层是怎样形成的》等。长篇人物传记《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被列为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十部作品之一，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引航阅读”之书，被百道网列为“重磅图书”。

